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神农架那泉、那云、那空气

李大伟

神农架真神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“人与生物圈自然保护区、世界地质公园、世界自然遗产”三大桂冠同时赠予神农架。神农架的核心地段在木鱼镇，神农架管委会就在它的一侧；还将高铁站特地设在木鱼镇60公里开外的兴山镇，那是王昭君故里；然后劈山筑路，修一条柏油马路，一小时车程，贴着山脚，顺着河溪，直到木鱼镇。既远离而保护环境，又便捷而畅达。

在木鱼镇顶上山头，劈出一平地，在河南、山西，山上平地叫塬，西南地区的山里平地叫坪，全名：龙降坪，这是一家旅游地产公司整体开发的。夏天三伏，坪下木鱼镇35℃，山腰的龙降坪永远不超过25℃，就差这百米高度，开车十分钟，一旋而上，一片清凉世界，夏天必须盖被子。这山里不潮，与浙江的大峡谷、江西的三清山的山涧截然不同。龙降坪的房型，大三角、大露台，放个小桌，一把紫砂壶，捧起，含在嘴角，举目环山，腾云驾雾。朵朵棉絮，忽散忽聚，天狗变幻，忽然参悟，人生相聚，或朋友或家人，终不免各自东西，风吹散一池浮萍，终了。檐下沟壑，横柯荫里，山泉滔滔，裹挟而下，虎虎生风，彻夜不眠。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楼头一人，悲从中来，此乃哲学色。

沟壑里有黑色铁管，分泻灌入家家户户的各类龙头。三伏天里的水，冰冰凉，因为来自山涧岩心，所以冬暖夏凉。因为阴冷，所以遍地溪流。神农架的夏季，没有蚊子。偶尔一两枚，半截钉子长，细腰嫦娥，亲你不吻你，因为冻得它咬不动。

龙降坪的洞底，黑管汲泉入屋，源自地心的水，冬暖夏凉，夏天用它降温，冬天用它暖龙头，这样长流不结冰，以防水管爆裂。山泉涌入家家户户的各式管道，涌出家家户户的各种龙头。用来洗澡，浴后浑身“滑”，替代爽身粉，飞虫百足，飞轮打滑挂不住；用来洗脸，面凉如玉，替代紧肤水，不伤皮肤不伤肝。苏东坡有言在先：“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。”神农架的水，源于重峦叠嶂，岩渗滴水，不弃点滴与细流，千里万里，汇成滔滔，轰然而下。坠落叠岩巨石上，一地碎玉，溅起而穿梭于林间一束束阳光里，晶莹剔透，翻出时光鱼鳞白。瞬间跌入下一阶流淌。溪边捧起一掬，泉中一截耳，奔波万里，露天的、自然的、有氧的运动活水，捧在手里，是活的，我取水龙头里的山泉水，含在嘴里，喉咙间咕咕，渐渐地感觉回甘：真的，有点甜，这就是活水的新鲜味道。用它来泡龙井村的当年新茶，香里带回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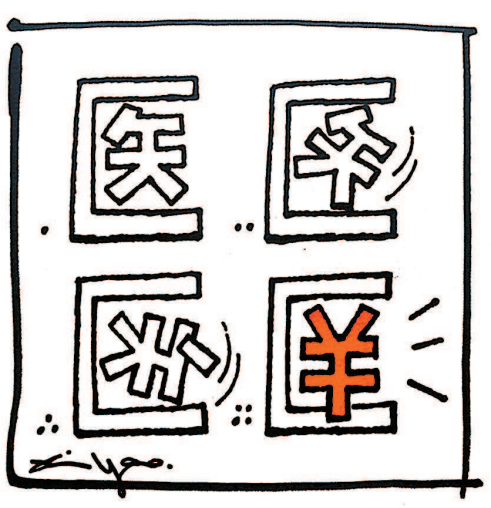


五颜六色

我以为龙降坪没有夏季。因为森林环绕，那里的负氧离子奇高。生物原理：异性相吸，比如男女；化学原理：同性相斥，负氧离子将血液中、肺部里的微粒垃圾排出体外。因为空气如此绝佳，老烟鬼无痰不咳嗽，肺气肿患者喘得轻、走得远。

去年底，这家旅游地产公司将30多万元一间的装修房降价抛售，我缴定金盘下，锁定整层22套，再平价转给朋友，作为朋友们老了相聚的养老道场：避暑、吸氧、辟谷。偏东的北屋家家竹篱小院，农家腊风味，偏西的南屋窗窗有山景：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

在神农架，最精准的广告是：因为含氧量特别高，所以精神特别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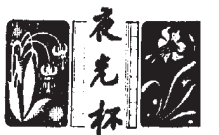
智慧快餐 变异的医疗：治病？卖药？

郑辛遥

承下去吧…… 离开后才知：所遇之人是92岁的当代高僧尾关宗园，著有多部为众人安心的作品，台湾已故作家林清玄也是他的读者之一。

92岁和83岁的长者，是人的长青。人世间匆匆一面，即使是父子，也不知能有几次再见，一期一会，所以格外珍惜。 500多年的香道，是事的长青。一炉香和一炉香之间，即使是师徒，也不知能有几次雅集，一期一会，所以格外用心。这，或许就是安心与长青的真经。

我愣了一下，突然明白——原来，人与人之间，万物与万物之间，其实都只是“一期一会”。如果每一个相遇的当下，不必知道谁是谁，都能坦然说出“我爱你”，就像说“我爱这里”一样的话，那么，世间总有一些美好的存在会安定传



夜光杯

了下来，静静地打翻的香炭香灰收拾干净，然后再重新堆上一炉香灰，继续练习。说来奇怪，虽然当时父亲一个字都没有批评和责怪过我，但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出过错。”

我一边听、一边频频点头，仿佛打开了一幅沉香熏染的老画卷，画卷里的人物正为我重现传承之要义——还有什么比长辈的心安身定更有力量的“训诫”呢？安定的背后，是长

期日复一日的自律修行、一心不乱；是即使面对晚辈的失误，也依然选择信任和包容，选择共同担当而不是单向责难。 望着少家元眼中因回忆而闪现的温暖光芒，我甚是感动，于是取出随身携带的诗词册，恭敬转身，请一直坐在我们身后的、“别人的爸爸”、蜂谷宗玄老人家留下墨宝。83岁的老人家笑眯眯地看了看我，提笔写下出自黄庭坚《香十德》的三个字：“香觉眠”。

我小心翼翼地将册子贴身放好，心怀感恩地告别。坐在名古屋至京都的新干线上，我的心忽然轻轻疼了起来，老家元年事已高，下次再见不知何时，这三个字该有多么珍贵……

雨中抵达京都，直奔大德寺。1474年，我儿时的偶像“聪明的一休”出任这里的住持；2002年，蜂谷宗玄少家元也曾在此修行。所以，这里也成为我此次“取经”的必由之地。

大德寺有很多典故，有国宝茶室密庵，有古老

作家余秋雨在贵州黔东南雷山县西江与苗族姑娘“西江对话”后，写了如下文字：“经过千年蒸馏，不再有忿恨的印痕，不再有寻仇的火气，不再有诉苦的兴致，不再有抱怨的理由……我想，蚩尤在此刻胜利了，胜利在西江苗族女子的唇齿间……她们用美丽回答了一切。”富诗意含哲理的语言，对苗族同胞的赞美，跃然纸上。今年7月，我们徜徉于西江千户苗寨，领略了苗寨的美丽、苗族姑娘的美丽。

千户苗寨位于贵州黔东南雷山县东北部，苗族人口占总人数的99.5%。这里也被称为“人类疲惫心灵的栖息地”，距今2000多年的历史。

那天傍晚，在淅淅沥沥的雨中，我们入住了西江雷公山山腰的天合民宿。民宿为典型的苗式木质建筑，依山而建，高5层；底层悬空，为接待处；拾级而上的，分别是大堂、餐厅、客房。客房的外侧建有独特的“美人靠”，苗语称之为“价息”。倚身美人靠远望，西江千户苗寨尽收眼底。远处，青山苍翠、生机盎然；近处，白水河穿寨而过，宛如白龙灵动；往右，梯田层层叠叠，依山顺势直连云天；梯

间，吊脚楼依山而建，连绵成片，气势恢宏；往左，广袤开阔，草木葱茏，云蒸霞蔚。“千山空朦朧，万家烟雨中”的氤氲扑面而来。此景只应天上有的美丽，让人震撼。

在与民宿陈老板、一位苗族姑娘

难舍美丽不思还

薛全荣

的交谈中得知，此处原为她家的宅基地，西江千户苗寨火出圈后，便将其改建成为有11间客房的民宿。陈老板的神情中难掩成功后的得意。转眼已是晚餐时分。那天，我们点了满满一桌菜，几乎将苗族菜肴中的特色一网打尽，有酸汤鱼、特色豆花烤鱼、老坛酸汤牛肉、腊三宝、苗姑娘炒笋、田野蚂蚱、阿浓野菜窝窝头、尖椒小黄牛等。一桌菜，将苗寨中“酸、辣、腊、野”的精髓尽揽腹中。

我们正沉浸于“美食不可负”的享受之际，苗族姑娘笑盈盈地问：“来一个高山流水吧。”我们虽有耳闻，却不识“庐山真面目”。后来才知，这是苗族独有的以酒待客的仪式。同行

甘南赤玉 千忽兰

上的时候自己去上街，我是在找古玩店。也就是说我是在找甘南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见过祥夫先生照片里戴着的一串老南红，他的手串应该很多，但他常年就戴这一个。祥夫先生是古董专家，我就知道甘南老南红是最好的。南红分为三种矿源：山料、水料、火山料。云南的大多为山料。甘南迭部的老甘红是火山料。就是火山喷发的时候从前的玛瑙石变为液

七夕会

这颗橘红色珠子分成两半，做成两个戒面。至此对于老南红，我的心可以满足了。 我那次去甘南，看了拉卜楞寺，寺宇的大红色橘红色金红色，那一大片，真是甘南老南红的色泽。我没有去迭部。甘南位于甘肃南部和四川阿坝交界处，迭部在甘南的最南端，属青藏高原东部，最高海拔近五千米。甘南到迭部两百多公里，迭部到阿坝六百多公里。 关于迭部老南红，没有矿脉的历史记载，留下的人类记忆就是捡拾得来，终于稀世，甚而绝迹。

6月下旬，如愿前往名古屋，除了参访古老的“国宝茶室”如庵，还在有500多年历史的志野流香道世家里度过了难忘的三天。

日本香道起源于中国。公元753年，鉴真和尚六次东渡，终于成功。虽然六十六岁高龄的他已经失明，却让中国文化之光普照东瀛，启迪了志野流香道的诞生。

作为日本两大香道流派之一，志野流至今已传至第21代。21代蜂谷宗玄少家元(掌门人)自幼心无旁骛，终日重复祖辈定下的动作规矩，进行旁人看来枯燥无比的修行。也正因此，所以他虽然还不到50岁，在我心里却像“国宝茶室”一般，有着太古之音——不着一弦，却可以让人听见500年如一瞬的传承心经。而“取经”，是我此行的最大心愿，因为我的心理咨

即便到今天，我也还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知道他姓刘。怎么认识的？说不上。而作为保洁工，他清扫楼道、景观道。抬头见，低头也见。有时一个微笑，点点头，就这样。老刘五十岁开外，看起来见老。一头茂密的头发，

倒也不见白，配上黧黑瘦削的脸，样子像曾经网传的那个“犀利哥”。

他和所有保洁工一样，打扫着小区，干活专注得像伺候庄稼的老农民。但从从不注视过往的人。那或许是目光相遇，读到的是漠视，照见的是卑微。即便余光所见熟人，也并不招呼。我有几次故意逗他，叫他抽烟。边上推垃圾车的女人说：他不抽烟。我说他的牙齿焦黄，还说不抽。其实，他边上常有一个女人。我打趣地问，她是你什么人？因为那女的看起来小很多。他说是老婆。我说，那你们年龄不对呀！他老婆说：哪里呀！才大三岁。说完咯咯笑，一脸的幸福。看得出他是个爱老婆的人，干什么都照顾，一起搭档就是这个原因。

一清早我去锻炼，他在早打扫了。同时翻检每个垃圾桶，理出能卖钱的东西。夏天，垃圾桶恶臭难耐，他们习惯了。我把扔掉的纸板、报纸，稍稍整理后，放在他的工具间。

日子平淡，几年里他们就这样生活在我们周围。那年国庆长假的一天，我去菜市场。发现有人关注我，是老刘的妻子。她没推垃圾车，显然是逛街回来。后面三四步远，跟着一个穿着作训服的男人。那草绿的服装，不是迷彩服，已不流行。仔细一看，老刘。新刮的胡茬，打理过的头发。不再是那个犀利哥。我打趣说，你今天像个新郎官。这服装一穿，倒像个军人。老婆说，他是军人，当年参加过自卫反击战。噢，怪不得，那服装是那个年代的。国庆节，他给自己放半天假，才穿这身衣服。也许是这身衣服，老刘走路的姿势，不再佝偻松垮。他俩往前走，我看着老刘的背影，站了好久。

那年春节前，作为志愿者的我，发现老刘站在门岗上。除了那身作训服，还戴了帽子。他站在岗位上，身形挺拔，手势干脆，完全是一个兵的形象。至夜半，人进出少了，我们走到一起。他坐在阶沿上看手机视频，一脸慈祥。我问他看什么？他把手机侧过少许。视频上的娃儿正牙学语。他对着视频说：“孙子，我们还没当面见过呢！爷爷说好今年过年回去，可这回又不能了，这里还有任务。等爷爷完成了任务回去看你，给你买玩具噢！”说完，他笑了笑，像是陷入了沉思。大家都有些困，我掏出烟发了一圈。这次他接了，深深吸了一口，许久，吐出长长的烟丝。一看就是个老烟枪。我和其他值夜的人插科打诨，以解困顿。老刘打起瞌睡，指间的烟掉在了地上。他睡得很沉，沉在梦里。

可自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夫妻俩。问物业，说老刘回家了。以后的日子，我一直留意着，每看到穿迷彩服的，就疑心是老刘。老刘再也没见。我在想，以后我们不可能再见，可我们的生命中，曾经有过这样的相遇与相处。一个曾经的兵，不管被生活埋没，还是在不起眼的岗位上，从事着平凡的职业。但只要关键时刻，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。这就是一个老兵的底色。老刘，我会永远记着你！记着一个老兵的那两个高光时刻。

老刘的高光时刻

汤朔梅

两个高光时刻。

唯有和田玉被称为真玉，唯有甘南州迭部县的玛瑙被称为赤玉。别的玛瑙都不能称为玉。它有多好看呢？真像一袭袈裟的金红。对，它是活的，红色宛若密密朱砂倾泻。它的样貌浑厚沉稳，它的密度是玛瑙之最。它是大红或橘红，有夹白，这白不是水晶化或玻璃感，这白比牛奶还浓白，亦是浑厚相。它也会有缠丝纹和缟纹。

甘南老南红胶感十足，玉化十足，老熟十足，绝不玻璃，散发台湾红珊瑚的柔光和珠光。草原上的人们热爱

雅玩